

三人行

余永懷

# 三人行

這一天，正是將近秋季開學暑假結束前的最後的一個星期日。

銀灰色的天空裏，閃着殘餘的曉星的微芒，八月的風，從雲片下面鑽出來，吹趕瀾瀾在江面上的薄霧；緊緊擠挨着的叢生在兩岸的灌木林，似乎在霧氣中浮動着。太陽還在地平線後發懶，不願意升起來。隱藏在遠處的山岸，像沉默坐禪的老僧，只是白雲色的斜波，繞住了山腰又鋪張開去，像一條灰色的無頭蛇爬進了懸崖。

霧氣慢慢地散了，一只小船從左岸的河汊裏輕輕撥開蘆葦和水草闖進了江口；船頭順勢轉個向，沿潮溼而光亮的石壁向下流蕩去。不一會，清澈的激流，已把牠漂到江心，搖動着不時傾斜着。

「扶風，上那兒去，船到江心了？」坐在船頭上的一個女學生打扮似的姑娘問道。她停住划槳，一手理着給江風吹亂了的髮髮。她身邊擱着一頂闊邊的草帽，當作抵禦太陽的防護物。

「向前去，迎着霞光——不好嗎」。回答的是一個青年男子的聲音，他們面對坐着；那男子又打了一槳說：「在江心裏蕩船，要比小河裏痛快得多了」。

「船小，可不能划到中流去」。

「那麼，抓紧一點吧，怎麼你反攔住了划槳？」話聲裏夾着輕鬆的笑音。

「哦——」她抱歉地笑了一下，放下槳去划起來，「就是這幾根長髮討厭，剪短了才舒服呢」  
江水在船底發出不平的嗚咽，船尾後邊，有斜形的綠帶子似的兩條水流展開着。

「我說，乃偲，你今天能來我真高興呢」。

乃偲嬌羞地紅了臉，不安地轉側一下，又習慣地用手指梳理了垂在耳邊的長髮，她彷彿要說什麼，終於避過臉去，望着散落在江邊輪廓漸見清晰的靜靜的村莊不則聲。

「一個生長在水鄉的下江人，總忘不掉划船的樂趣，乃偲，你不以為然嗎？」

「也許你還忘不掉釣魚呢，我可想不到你有這麼多的雅興」。乃偲還是眺望野景，最遠的莊院的上空，正蓋着微帶紫紅的破碎的雲片。

她的略具諷刺的回答，並未惹動他的生氣，扶風毫不介意地繼續說道：「是的，在港汊縱橫的故鄉，每一年的暑假裏，我總會快活地釣上幾次魚的，現在只能在回憶中追想這玩意兒了，七年來大概故鄉景色依舊吧，然而我何以爲懷呢？」

「你不想在這裏垂釣嗎？」

「要在這樣湍急的水流裏釣魚就困難了，而且——你以爲我眞有够多的閒情逸致嗎？」一種驕傲與自尊的感覺，混和着他的哀愁。

「恕我鈎起了你的鄉愁」。乃偲忽然親切地說道：「但是你以爲我眞不夠了解你嗎？」他點點頭報以信任的微笑；沉默了一會，用滯澀的調子問：「你不想念老家嗎？」

「爲什麼不，世界雖大，故鄉最好」。她嘆息一聲，搖搖頭苦笑。

船又向前走了一程。

「你曾經告訴我，你是生長在浙西的，我可沒有記錯嗎？」

「沒有錯，你是……」

「金山，一個海濱的小城」。他很快接了下去。

「金山！——這城名倒並不生疏，有一營光榮殉國的兵士，和這城的歷史永遠連結在一起了。」  
「是八一三戰役中的姚營的玉碎？」

「是了，當時我在報上讀到了這五百志士壯烈殉國的消息之後，不禁感動而泣，我們寶貴這一切血淚的故事」，

「國恨鄉愁，自然永遠記得！」

小船順流而下，船舷衝着凸起在水面上的像切成塊狀和粗麵條一般柔軟的藍色的激流，船身便落到大水渦中去了。扶風發一聲喊，用力打上一槳，讓船越過漩渦，顫動一下又向前邁進了。他們偶然也可以看到浸在水中的直挺挺的榆樹根，在它的周圍，有較小的漩渦打着轉，戲弄褐色的互相追逐的水沫底圓泡。沿村的公鷄啼了，抑揚的沙啞的啼聲，在早晨清新的空氣中，一聲聲傳送到船上來。

「唉，真應該聞鷄起舞呢」。扶風感慨地說，張大了他的恹恹的眼。

「願你擊楫渡江」！她十分率直地說。

公鷄又啼了幾聲，這一次似乎就在岸邊的叢林裏。

「我們划到那邊去好嗎？」乃偈遙指江身微彎的一處說，在那裏頑強地伸入江中的山脚，逼迫江水曲折東去，山脚的四周，有一點露出水面的沙灘，放射出富有珠光寶氣的紅光。幾棵老松樹，像靈職的哨兵，永遠忠實地守望着。

船往斜刺裏去了，樹上掛下來的柳枝結成了陰蔭。船穿進樹蔭，傍着山壁碇泊下來，扶風跳上沙灘，引出船纜縛住松幹，被他驚動了的在水邊樹間休息的一只翠鳥，驀然向對岸撲了過去。

「就這樣地歇息一會吧」，扶風向四周看了一眼。「好一個被寂靜統治着的地方」他想，重復

跳進船來，船身一側，有幾滴水花撥在乃德臉上，她感到江水清涼的異樣快感。小船被一種差不多看不見的水流的潛力輕輕地推動時，船纜或緊或鬆地顫着。

「扶風」，乃德問道：「昨晚你來約我划船的時候，不是說今天要告訴我一個重要的決定嗎？現在你可以說了」。

「你相信這決不是托辭」？他的臉上，浮起了張皇的微笑。

「我相信不完全是托辭」。

「其實還不能說是決定，我正想請教呢」。他打橫坐着，面對了江心，優閒地抱住了膝蓋。

「一定指教」。她天真地說，兩手托住了後頸，半身靠在幾塊臨時搭成了靠椅的船板上。過了一會，她又說道：「何必鬧客氣呢，既然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不妨發表出來聽聽也好」。

「我有一個舊日的同學在迪化，一個長得結實的好小伙子，我們在校裏替他題了綽號叫——土狼，因為他是徑賽選手，而且恰巧姓杜名尚」。

「是嗎」？

「是啊，土狼還有一個脾氣，就是幹事有整勁，硬的工作，一到手上，就埋頭狠做。我在上海的時候，聽說他在昆明，不知怎樣現在又上新疆去了，昨天他來了信，真是一封難得的信，土狼不大歡喜提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信上怎麼說呢」？乃德把交叉着的左右腳上下換了個方向。

「他把新疆的風土人情做了一個報告，並且鄭重宣言，他已經在那裏約了若干同志，組成了一個相當規模的「物資調查隊」，有當地青年，有兩廣華僑，也有下江人」。扶風隨即從襯衫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他向乃德望了一下，乃德點點頭，於是他朗聲讀道：

……「第一句我要告訴你，新疆並不荒涼，一點也不。這裏氣候也好，沒有沙風的日子更好。……過去我們只知道哈密和瓜和一些羊毛牲畜，但是這一點貧乏的知識，和新疆的實際的富饒差得太遠了。我們有權利在這裏搜尋並保護祖先遺下的還沒有被外人掠奪的寶庫，黃帝的後裔，不能永遠做一個愚蠢可憐的捧着金飯碗向人求乞的乞丐。新疆是一個面積超過十六個浙江省大的「金銀島」，要我們以超越「海盜」的勇武的精神去開拓，……我們曉得和困苦艱難奮鬥，我們也曉得在什麼地方有開着藍色的幸福之花底祕谷。

——你能欣然參加嗎？來做一個最富有創造性冒險性的屯墾員。

哈——嘿，我不再是「土狼」了，雖然我還是跑得這麼快這麼遠，我似乎成了一頭——唉，真不好意思說：我似乎成了一頭搜尋臘味的「野犬」了。

扶風翻到了最後一頁：

「自然，我們對於當地的風俗習慣，一切有關社會文化的材料，也得隨時隨地加以調查檢討。總之，我願意化五年至十年的時間留在新疆，這就可以說明我的志趣的一半了。——最要緊的是你能來嗎？我們一致歡迎你，並且向你誇耀這裏的新生活」。……

「他的信寫得真不錯，倒是一個出色的宣傳家，我幾乎也被煽動了，新疆有十六個浙江省大！乃恩沉吟起來：「真是青年大展鴻圖的新天地」。

「我的問題就在——」扶風收藏了信紙：「走不走呢」？

「土狼挑動了你的情感」？

「土狼是對的，一個有信仰的青年的生活不能太平凡，偉大事業的成功總帶一點冒險性的」。

「你有征服環境的雄心」？

「我不能沒有征服環境的勇氣，做一個自然的鬥士，或者做一個社會的鬥士，在我都是一樣的」。

「決不能完全一樣的，扶風。譬如你從軍去，做了一個戰場上的實際的鬥士，那時候你所遭遇的，尤其你所思想的，決不會單純吧」。

扶風想了一會，「也許我不歡喜殺人，乃你，我有一點基督教的信仰」。

「如果你殺的不是「人」呢，」她立刻反駁道：「如果你殺的，正是預備殺你的或者殺我的人呢，如果因了你的不殺人，而有更多的人將被殺呢」？

扶風把手背放在鼻頭下輕輕地嗅着汗味，突然鎖緊了眉毛，望着奔流的江水沒有回答。

「你有宗教的信仰，不錯；但是有一個和你同樣信奉基督教的朋友告訴我：我們去殺人是要叫此後沒有人再會被殺，是要叫人類永遠依着聖律而生活着，是要叫愛永遠在人類的運命裏光耀着。」——對於這樣的解釋，你何以答辯呢」？

似乎這幾句轉述的話語，使扶風不安了，他回過頭來審視乃你莊重嚴正的表情，他知道乃你怎樣以這朋友的幾句話視作經典了，於是惶惑地苦笑一下，吃吃地說：「是的，我相信他比我看得更清楚！能說這話的，真是一個面對現實而不却一步的剛毅的好漢」。

「沒有不流血的革命，是不是」？

「是的」。

「沒有不殺戮的戰爭，是不是」？

「是的」。

「即使在遙遠的似乎是和平邊疆上，爲了推行你的工作，爲了保護你的或者團體的生命，也不能永遠沒有戰爭，敵人不是從一方面來，甚至有從自己隊伍中叛變出來的」。

「是的」。

「全世界的反戰份子，——巴比塞或者羅曼羅蘭，在狂暴的侵略者已經燃起烽火之後，也不能不動用他們的武力；予打擊者以打擊！是不是？」不等扶風回答，乃偲又說道：「真理是統一的，真理是具體的；全世界只能有一條真理，全人類只能服從一條真理，那就是——擁護最合乎自然法則地去維護生存的慾望和權利的行爲」。

扶風點點頭，「我們是爲了生存而戰！」

「也許我今天的話太激烈了」，乃偲改換了一個較爲緩和的聲調說：「多少帶着教訓的色彩！——你決不會見怪」？

「決不會，乃偲！這是一次有意義的坦白的對話，你幫助了我」。扶風感激地說。

「那麼你對於「不歡喜殺人」的觀念修正了嗎」？她笑了起來。

「我還是不歡喜殺人，但是決不反對殺可殺的人」。

「這樣說，很好」。乃偲沾沾地一瞥，「你的觀念是完全的」。

「得到這樣的嘉許，我真高興，乃偲」。扶風的心臟突然加速跳動起來：「如果我州你看做「夜未央」中的安娜，你決不會生氣」？

「幹嗎要這樣說呢」？乃偲垂下了兩眼。「怕我還够不上資格」。

兩人默然了，他們絕不動彈的在那裏坐了好久，他們托着的正當二十歲的多愁善思的頭髮掙地俯着。雲的陰影在天上經過，這時候談到這樣的話，他們心中彼此都很瞭然。青色的江水不知什麼



時候換上了淡藍。寥寥數聲猿啼，報告了白晝的寂寞。太陽升上了空際。石壁下有許多不知深淺的穴罅，與風水相吞吐，奏出嘈雜鏗答的水聲，忽而柔和些，忽而響亮些，却同樣的帶着和諧的回聲，慢慢的消滅在空中。河流現在對於他們，僅只不過要使他們發生一種嬌軟的沈醉，一種官能上的醜陋情感而已，而這却又是異常的使他們感覺到不安的。

「我幾乎忘了 件小東西」，過了一會，扶風從褲袋裏掏出兩枚廣柑來，給了她一枚說：「我們分着吃吧，這一個麻臉的或者更甜一些」。

「真是好東西，一個繡花的柑子，打鎮上買來的嗎」？乃偲接過廣柑，在手掌裏翻了一個身。「聽說戰前一塊錢買一百個，近來不知貴得怎樣了」？

「二三月裏買五塊錢一只，現在已經漲到二十多塊錢一只了」。

「物資缺乏，生活上的需用品越來得困難了，雖然這是戰爭的必然現象，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飢餓與貧乏的惡化」

「戰爭的大量消耗是可怕的，千萬生命的犧牲尤其可痛；所以發動侵略戰的罪魁禍首是不可原諒的。我不知道希特勒對於驅使未成年的少年去送死的事，他要作何感想，我不知道野心軍閥疏散全國兒童時，會不令懺悔在異國人民身上所犯的罪孽。在法西斯蒂的國裏，提倡生育的意義，就是鼓勵死亡。」

「話說說回來，談到人民的經濟生活，一般農民因為連年豐收倒並不壞，商人十九是得意的，拜金主義的市儈，到處作着自私自利的活動，愈是在大都市裏愈是顯然，只有薪水階級太清苦了；他們是社會的中堅，他們受着兩重逼害」。

「為富不仁的話，可以替一切發國難財的商人蓋棺定論」

「豈祇「不仁」而已」。乃偲也憤憤然了。

「你以為將來這種畸形的現象——」

「一定會覆滅，沒有一個人民願意，也沒有一個理由可以使一般胖胖的末利之徒，享受生活上優越的特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杜工部底詩句，是描寫自古以來畸形社會底病態的最有力的警句」。

「所以杜工部是詩聖，是史詩能手，是偉大的寫實主義者。「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這樣真切美麗的詩句，今日讀了還是新鮮有力的，乃偲，我最愛讀他敘述天寶之亂的許多詩篇；只要他現在還活着，只要他現在能到暗無天日的淪陷區走一趟……」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是他平生最沉痛的悲歌」。

「我們到四川來的事，有一點像杜工部的避難入蜀，可惜我們能行萬里路而不能讀萬卷書」。扶風轉移了話題。

「你看我這個國破家亡的流浪兒」，乃偲指着自已右肩卜的一方顏色特別深的小布說：「我不得不穿打補綻的衣服了」。

扶風翹起右腳，五個腳指用力一張，脫了線的破爛而無光的皮鞋頭就扯開了闊口。他們相視而笑了。

廣柑被切開了，扶風貪婪地吸吮着漿汁，乃偲也仔細吃了個精光。扶風把一塊一塊柑皮陸續拋入江心：金黃的一點，在綠波中只一轉就不見了，他又伏在船舷上洗淨了手，一邊擦乾一邊說：

「你以為我到新疆去怎樣？要是去的話，至少得過三四年回來」。

「你自己的興趣怎樣呢，還有你以為祖國對於你的最急切的期待是什麼呢？」

「做一個屯墾員，發展實業，努力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

「不錯，但是建設一個工業國家的前提是什麼呢？」

「你的意思是指國防？」

「對了，民國成立以來，因為不平等條約的重重束縛，我們簡直沒有國防可言，於是帝國主義者可以隨時伸展魔手，製造各種陰謀，破壞我們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連年內憂外患，我們從沒有一個安靜的時期可以專心一致地去實行三民主義，這是弱國的痛苦。扶風，沒有國防，我們的生產，只是一種變相的奴役；你不以為近百年來我們供人原料作人市場的怪現象，是十足的殖民地的悲哀嗎？」

「你說得這樣有理，乃偲，我信服你！」扶風的開了口的皮鞋頭在船板上輕輕顯着。

乃偲也順手拾起柑皮，一塊又一塊地拋出去，比較着每一次的遠近。「軍事勝利了，失地收復了，國防強固了，我相信一切營業的計劃才有穩健的基礎，才有妥善的保護。一個強國的子民，要吃一個柑子也不會困難如今日了，一塊錢一百個柑子的日子也許要回來的——我不是說歷史的復原，而是說當農產急剧增多的時候，這情形是極可能的。而且，我相信增加產量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吃柑子吃，決不是讓少數人多吃幾個，或者做屯積居奇的財貨」。停了一會，又接下去說：「那時候，如果你真想上塔里木河，或者孔雀河庫魯克河去釣魚，或者到什麼烏蘇草原去牧馬的，柑子不困難了」。

「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扶風不自覺地喊了出來。

「我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乃偲的眼裏閃閃着光亮，「屯墾邊疆是一個偉大的計劃，但是現階段中爭取勝利是一件急切的工作！」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一切在前線，一切爲勝利！」

於是乃德更莊肅地說道：「我不催逼你走，新疆去，前線去，這要你自己決定。不過——我自己快要走了」。

「你要走」？扶風吃驚的眼光射在乃德底頗有含蓄的臉上。「你快要——快要離開這裏嗎」？他吃吃地問，一種異樣的震盪貫澈他的身體，彷彿受了電觸一般。

「是的，我將暫時離開教育崗位去參加戰地工作，這樣的決定，也不能說沒有背景」——她嘴角上掛着似愴的微笑，「我會經學過醫，這是你早知道的——一個因戰事而毀家而半途失學的醫科肄業生。但是，我還會告訴你一件傷心的事，二年來，讓悲哀把我的情感鍛鍊得更冷靜更純潔了，也許強烈的記憶是上帝最殘酷的刑罰」。

扶風移近了乃德，像一個乖巧地一心傾聽故事的小孩，他抬起了若有所待的完全信任而出神的稚氣的臉，樹影從江面上爬起來，在輕輕地晃着的小船上躺下了。潮溼的沙灘上，冒起令人不快的水氣；像灰白的霧，天空中捲起鋼一般的青雲。輕微的雷聲在遠方滾動。山谷裏的鸚鵡像老人一樣地駭笑着。

「哦，請說下去，我仔細聽着」。他順手扭斷了伸到船上來的一條枝葉，在手指間揉團着。

「在這世界上，我有過一個最知己的朋友，這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們因同學而認識，因了解而友好，那決不是偶然的。我也不否認在我們情竇初開的年輕的心中，已種下了互相愛慕的情愛，於是我們在極自然的關係中成長起來。但是有一年的暑假裏的有一天，全世界人士都記得的這一年的這一個日子——八一三！橫蠻的暴敵，繼「七七」事變之後，有計劃地在上海發動了侵略戰，那時候，他正在上海，就被捲入大時代的漩渦裏了，自然他應該是一個最好的戰地服務員。而我剛

從北方旅行回來——我是參加了中華兒童教育社的旅行團的。看到保衛祖國的聖戰，如火如荼燃燒了每一個青年的熱情，全國人民甚至全國婦孺，也同樣熱心地參加這十次的戰爭，是我們五千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不久，我在鄉間跟着成立了一個宣傳隊和救護隊，然而工作成績很不滿意。——要是他能來到這裏，要是他肯來領導我們——，我私自想道：那情形一定要改變了。然而我也明白，他有更重要的使命，有更需要他去的地方，有更需要他領導的人在期待他。

「之後」，乃繼續說下去，抑制了因舊日創傷而引起的激越的情感，但是在她略帶酸澀的聲調裏，扶風很容易體味到一種由坦白真摯的友誼底不幸的紀念而產生的悲哀：「學校有了在吳興開學的消息，我就趕了去，我矛盾地想，也許能在學校裏看到他，然而才趕到學校，前線已起了變化，敵人從金山衛登陸，包抄我軍的後路，不久南京蘇州杭州相繼淪陷了，倉猝間，不得不混在難民羣裏向西撤退了，一路觸目驚心的慘况也不勝枚舉，我和擁有三箱兩包的三個女同學，結成旅伴，到達後方時，都成了垢面破衣的流浪兒。——而我和他始終不會碰面，並且失了他的行止。

「在安慶的親戚家裏，意外地我和家裏人會合了又暫時安定之下，我還是忘不了他，我希望有一個奇遇」，乃他又頓了一下，「奇遇，久所盼望的奇遇終於降臨了——當我們避難在漢口的時候，我忽然見到了他，其時他已穿上了航空軍校的制服，唉，我不能描寫當時激動的複雜的情懷了。我通紅了臉，歡歡喜喜地站在他面前說：

「克文，我親愛的，真不出我的預料，你在我們一羣裏，首先樹立了保衛祖國的英勇的模範！

「奉獻自己給祖國，是我們的光榮！」他慷慨地說，握着我手緊緊不放，我能覺得他手更粗大更有力量了。我從未受過這樣強烈的緊握，似乎他要把我的手掌壓碎了擠出水來——可是我熬住了痛楚

，我心裏實在歡喜。

「克文，你幾時飛上天空去呢？」走到江堤上，我輕輕問他。

「快了！」他昂起頭來，望着碧海似的青天，愉快地一笑。

「你要在天空中和敵人決鬥？」我又問他。

他點點頭，閃着充滿了熱情的美麗而明亮的黑眼。

「但願你成爲祖國底有力的一翼！」我說。他回答了一句什麼，我已記不起了，只是他答話時的果敢的神情，至今還刻在我的心上。……

她的平靜而莊重的話聲，在扶風聽來，一字一句，都比美麗的詩篇更爲動人，他已經忘了四周的風聲水聲山色江景，癡癡地聽乃德繼續說下去，似乎是一種苦痛的美慕，像一條小毛虫似的在他心中爬動着。

「這一天，我們在市裏逛了半日，然而這是永不再來的一天，也是我能見到他的最後的一天。漢口撤退時，他到了西南，仍舊給我一個轉信的通訊處，一年之後，他已能實際作戰了。但是我到昆明的前一星期，他奉命調防入川了。就在保衛陪都的屢次空戰中，他以敏捷的身手先後擊落了兩架敵機，報紙上登載了他的美麗的照相，他成了一個出色的飛將軍。他歡歡喜喜把敵機底右翼的一角，郵寄給我留作紀念，可是——」乃德抬起潮溼的忽然黯淡了的兩眼望着遠方，她的聲音發顫了。「誰知道在某一次激烈的空戰中，他因爲勇敢地援救被包圍的戰友而重傷墮地了，當晚因爲流血過多，屢屢昏迷過去，據說：他喚過許多名字，他微笑着和幻象中的親友囁語……」夜苦痛的掙扎接過了，天終究發亮，然而他已永遠看不見這一天的太陽了。……」

「這種勇敢而光榮的犧牲，他是毫無遺憾的，在人們的心中他也永生了。」扶風感動地說。

「就在這一天早晨，他發了一信給我，對於這一封遺書，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我都能一字不錯地背誦出來：他說——這世界永不能用刀槍來救，但須用愛並且須用愛來統治，不過那路程是艱難的，那代價是羔羊的血……但願我們每一滴血汗，能和全世界爭取自由的同志底血汗相凝聚，共為正義和平而奔放，但願我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接受苦難担當悲痛，以犧牲換取成功。因為「痛苦有其使命，能成全幸福。」……有一天，當我的血肉塗在生死相共榮辱平分的鐵翼上時，我是一切坦然的。」「科學與信仰，能使我們在臨終的一刹那超越死的恐怖」。——扶風，「痛苦有其使命，能成全幸福，他這樣說，你同意嗎？」

來自深山絕壁的鸞鷹，在江上徘徊不去，不時發出尖厲飢餓的呼嘯。乃偃俯下頭去，擦去了奪眶而出的熱淚。

「如果有一個人能輸血給他，他會得救的，克文需要O型的血。但是整個醫院裏竟沒有一個人有O型的血。唉，要是我在那裏，也許他不至於死，我有他的同型的血，而且我能做他的最好的看護，唉，我為什麼不到他那裏去呢？」

「為什麼你一定能在那個醫院裏呢？」

「要是我堅決一點，我一定能去的，有一次他寫信給我，問我能否離開這裏到他們特設的醫院裏去服務。」

「你拒絕了？」

「我延遲了，到今日我才知道懦弱就是殘酷，一年來我無日不在懺悔之中，也沒有一天不想贖罪。」痛悔愁苦固結着她，像她自己的血肉一樣。

「所以你決定要走了？」扶風的手指間流出粘爛了的一滴滴樹葉的綠汁，他還是用力揉攪着。

「我想遵照克文的吩咐，到他招呼我去的地方去」。她非常鄭重地點點頭。他已不在人間了。——他想說，但是覺得卑微羞愧而不會說出口來。

「這沒有關係，無論他活着，或者不活着，他能知道我去，總是快慰的。」她將頭托在手掌上，直向前面凝視小小的空野：「我又記起克文的話了，有一次，他說：『像我們這等人，是應當捨棄我們的自由意志和幸福，我們所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是照顧別人的幸福，而日竭力使別人幸福。』」他感到一陣驟然的激動的寒慄。「那麼我們已經註定了別離？乃德，即使我是完全讚同你的行動的，還是免不了有一些難過。也許我們又唱出了兩句杜工部的詩——」他苦笑了：「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有一點難過嗎？不錯，扶風。一個女子她不會有更少的情感，也許——」她非常坦白地：「你還不能替代他，但是我有一點歡喜你。」

乃德站立起來，江風舞弄她的長髮，扶風出神地凝視她的健康而美麗的姿勢，那樣堅定而微帶憂鬱的神色。彷彿之中，他似乎看到了她的未來的幻象——一個「白衣觀音」，一個蛻變裏的「丁大夫」，並且確有一頂高大的扇形的白帽戴在她的頭上，使乃德全身潔白淨化了。



他送乃偲在附近的江邊登岸後，獨自搖船回去了。他在船中不時回顧她的背影，目送她橫過田畦轉入村後去了。那樣健康而美麗的形相，那樣堅實而輕快的步調，老是在他心中徘徊不去，於是她輕輕地吹起口嘯來，他吹出了一切的戀慕與孩子的夢，也吹出了心頭的憤激。

乃偲的話也有力地纏繞腦際，從今天起，他對她不能不有更新的認識——兩月之前的一個暑天，那時候，他剛從重慶趕到這村鎮上，爲了發展團務，他籌設了一個區隊辦事處，並且約了當地幾個同志召開了一次憲政問題的座談會，他被介紹與乃偲相見了。一場熱烈的辯論中，最初保持沉默的乃偲，忽然大露鋒芒地發表了很多意見，無論對於憲政的意義，憲政的歷史，五五憲草的內容，以及黨國同志對於憲政的態度與工作等都有獨到之處。當時她提出了兩點結論——一、認識憲法服從憲法爲實施憲法享受憲法的前提。二、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本質，崇尚法治必先養成法治習慣。——會博得全場一致的同意。

之後，他又有很多機會到她服務的中學裏去訪問過，更廣泛地討論到一般社會問題，而抗戰的形勢和建國的計劃成了一切討論的焦點。對於人生哲學的研究，他們也感到特殊的興趣。

「我最近發現了一個新女性，一個社會運動的天才，她就是競秀初級中學校的女教師孫乃偲，東大生物系肄業生」——有一天他回到寓所裏，在油燈前翻開日記來這樣寫道：「我們相識還不到一個月，已經什麼話都可以談談了。我很歡喜接近她，有一種莫名的敬愛的力使我每隔一、二天，就想找她聊天，是「夜未央」裏的安娜嗎？我不敢說，但決不是莎士比亞筆下或者歌德筆下的浪漫熱情以整個生活向愛神獻祭的尤物。她很樂觀，然而也有洩露了靈魂深處的隱痛的時候，她是高貴

而多愁的，却比了屠格涅夫小說中的任何一個女性都要堅強。……今天我們坐在茅舍階前閒話古今，這樣高談闊論，有一點牛津學院的風味，傍晚又相約繞到屋後的山坡上，循着石徑在松林裏散步了一小時，也許我有一點飄忽，我向她說感謝的話，她覺得我太書生氣了，忽然問我：「你以為我們是偶然一起散步的遊伴呢，還是永久的同路人？」「至少殊途同歸吧。」我說，她奇怪地笑了。「你以為我是一個快活的姑娘嗎？」「你有積極的人生觀。」她沒有置辯，瞧着我又問道：「有一次，一個善觀手相的人說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你相信這下者的話嗎？」「不能完全相信」。一你以為我沒有犯過罪嗎？」她的忽然嚴肅起來的態度，使我吃了一驚。我不敢回答。」

「唉，我真對不起人，我辜負了一個朋友。」

「什麼事。乃德小姐，這是不能公開的祕密嗎？」

她向前走了幾步，注視着路旁一塊古墓的石碑說：「扶風同志，請告訴我，肉體的滅亡是否靈魂的解脫？世界上真有鬼嗎？人死了以後，是否還能保持生前的思想和情感，而永遠不變他的愛惡喜怒？」

看到我的驚異，看到我的不知道怎樣去回答，她嘆了一口氣，改換了話題，又談到昨日小組討論上的工作設計了。……

這些友誼過程中的片斷，就像嘉陵江中的浪潮，一個又一個地在扶風的腦海裏此起彼伏的湧現着——

是大雨滂沱的又一天，爲了籌備「七九」團慶的事務，他們又相逢了。從不同的兩地趕到工作處去，淋得像一對落湯鷄。他們擰乾了溼衣，脫下浸得咕咕發響的鞋襪，不禁相視而笑了。事務完了之後，雨勢未休，而且更加狂大，不一會茅草蓋的屋頂漏了，他們忙端了一個木盆來盛水，却接

有法子阻止一部分雨水，沿着脫了泥灰的土牆垂掛下來成了一根活動的曲線，乃像瞧着這一條闖入屋裏的水線，頗有詩意地說：

「人生是一條曲線，人生可不是個謎」。

「人生問題的討論」，扶風也湊上去說：「哲學家的解釋太多了。」

「你應該有個自己的解釋？——這就是你的正確的人生觀。」

「是這樣嗎」，扶風微笑一下，兩條眉毛才擠到一起又給放鬆了，他略費思索地說：「同是人生，各人的領略不同：說「浮生若夢」的人，缺乏一點真實的感覺；說「人生是悲劇」的，那裏能有喜樂？說「人生是笑談」的，未免欠些莊重；說「人生如烟霧」的，究竟看一切都太模糊；蕭伯納說：「人生如火把」，能發光，有熱力，而且應該一代一代傳遞下去。拿破侖說：「人生如城堡」，要修得堅固高大，時時作得勝的戰爭。也有人說「人生如飛絮」誰知道落到甚麼地方黏上那片泥土？巴雷說：「人生如一杯苦茶」，無論你喜歡不喜歡都要勉強喝下去。安徒生說：「人生如蠶」，充滿了趣味和幻想。——」

「你在做大文章了，倒是一篇出色的畢業論文。」乃德昂着頭坐在一只三腳凳上說。

「且聽着，還有呢——」扶風偏了頭背書似地唸道：「還有柏頓的譬喻，他說：「人生如梯子」應該步步上升，直爬到頂點，站在山巔峭壁上，「仰觀宇宙，俯察品類」，那時你不僅會跟孔子一樣感到「小天下」，同時會感到自己的卑微，於是你因領悟宇宙的偉大而能正確地認識了生命。柏頓提出「人生如梯子」的一說，無異指出我們的工作是攀登，是眺望。」

「還有嗎？除了梯子以外」。乃德昂着不住漏落的雨水，頗有興味地問。

「還有一個哲學家林德士的見解，也值得介紹：他說「人生像織布機」，我們都是織工，從

上可以產生各種顏色不同質料不等的布匹，祇要我們育不停的工作，雖然一根細紗，也會變成長闊有用的布疋，如果織布的人停止了工作，人生就成了一堆死的木頭。」

「啊！，真是一個材料豐富的特別講座，可是扶風同志，你自己站在那一個角度上替人生下註脚呢？」

「我覺得人生像一張契約，」他說：「我們有必須完成的工作，這張契約與生俱來，規定了我們對已對人對社會的所有職責。我們實踐了是守約；我們偷懶是失約；各人的契約條文也許不一樣，同為訂約的人却是一樣的。青年人應當有履行契約的準備，中年人應當有履行契約的勇氣毅力，老年人應當是契約的完成，死亡是契約完成後的簽字。多少人在夕陽西下的最後的一刻，還留着痛苦的懺悔，就因為他在告別世界時，不能作愉快的簽署。」

「實在說來：人生之途是艱苦的！」乃他啞嘆了。「君子有終身之憂的格言是很對的，只是我們要『無往而不自得』，因為人生沒有憂慮，人生也枯燥無味了。痛苦與愛，是美的無盡藏的兩個源泉。」

「請說你的完全的見解」。他請求道。

「我不想說得很美麗，也不能有你一樣的美麗辭藻——」她望着窗外遙遠的裹在雨霧裏的峯嵐說：「人生，當然要求的是幸福，但幸福只是一種苦難與鬥爭的持續，而這一種鬥爭永遠為希望所挽救了。但是我全意你的見解，也歡喜人生如織布機的一個譬喻」，她向扶風深情地一瞥，「所以我將補充一首小詩為林德士的見解作註：

人生的網上——

是黑線，是白線，

我們是織者。

是曲線，是直線，

我們見理者。」

這一次的大雨，給了他們一個澈底交換人生問題的機會，而扶風喜愛這一首小詩，正跟乃德一樣：他不時唸着而且吹弄成了小曲，正像他吹弄其他許多支熟悉的小曲。

小船回到港裏了，蘆葦發出索索的聲響。人們可以相信：那些被瘦弱的蘆葦用低聲所呢喃的故事，有時候比那些被狂濤巨浪的呼號所唱出的悲劇更使人心悸。晝午的焦熱，傳染了困倦，荒原上的草靡着綠光，杜松又長出了新芽，樹林邊開着毛茛的花，幾個農村的 child 攜着手在小徑上走，有的將臂膊彼此圍着腰而且嘻笑着。他們不關心地向慢慢划着小船的扶風看了一眼，而他只追想着過去，一個像星光一樣美麗而捉摸不定的過去。——

她是一個怎樣具有純潔靈魂的織女，扶風想道：——一個果敢力行的新時代的織女！現在，她要走了，她向她自己的「梯子」跨上了一級；她將毅然參加戰地的服務了，我，決不能再做一個「愚郎」。

無論怎樣難過的日子，在回想中總是短促的，炎熱困人的長夏，也不過麼那一轉就過去囉。乃德行前那一天的下午，扶風到她校裏去送別，在會客室裏，扶風看到了一個陌生的青年。

「來，我替你們介紹：這一位是高同志，這位是亞夫，克文的堂弟。」就在乃德之前，扶風握住了向他伸過來的給太陽晒得黑黑的強壯而流着汗的大手。

「啊，克文同志的令堂弟，能見到你真是快活極了。」扶風說，揚起了眉毛。

「真是一件快活的事。」被喚作亞夫的青年說，響亮圓潤的普通話，流露了北方人的英爽的气概。他和扶風站在一起，顯然高了一寸。

「也是我們團裏的同志嗎？」

乃德向扶風點點頭。

「對不起，請問亞夫同志是打上海來的嗎？不知道一向隸屬於那一團。」扶風謙和恭敬地問，打着這陌生青年。

「上海支團部直屬第一分團第八區隊長。」亞夫活潑地報告了身份。

「是上海來的工作同志？想不到這裏會見了，真是異鄉遇故知。」

兩人重新地熱烈地握起手來。

「過去高同志隸屬上海那一分團那一區隊？」

「高同志過去也是上海方面的工作同志。」乃德代為介紹了。

「過去我們少會得很」，扶風說：「在那樣秘密的環境中，我們實在無緣見面，許多工作同志

，只能有直線的關係，不允許發生橫的關係，即使同一分團裏的同志，也有着咫尺天涯之感。」

「爲了保障組織的安全，爲了獲得活動的自由，我們只能提高保守祕密的性能，講究形式上的隔離。」

「是的，是的，在上海幹團務，差不多技術決定了一切。——余同志幾時離開上海的？」

「六月中旬走的，大學畢業後我就約了幾個同學投奔自由區來了，一行四人，二個學電機科，二個學土木科，除了我，他們倒不完全是團內同志。」

「你路上辛苦了？在上海，往往一同志一外圍，或者說：有同志皆幹部，無幹部非同志。」

「看到大好河山，對於祖國更有親切之感，倒也忘了辛苦。」亞夫虛心地說。十

兩人坦白的交談，乃偲也感到了興奮，她在熟悉的審視中，不住向亞夫點點頭，似乎是一種親切的讚揚。

「這次余同志來自山區後的工作，已經確定了沒有。」

「抱憾得很，還沒有呢。這一次決定來自山區的目的，除了瞻仰大後方的動態，並且找一家工廠實習之外，還想探訪堂兄的下落，因爲家中快一年不會接到他的消息了，他在昆明時常有信，到成都後，也有信轉到，最近就不見有信了，親友間不免傳說紛紜，我就決定親自訪問一下，也算不得萬里尋兄。」

乃偲和扶風互相望了一眼。

「我知道堂兄跟孫小姐很熟，亞夫微紅了臉，顯出不善社交的男性的羞澀，「而且有幾封信都是由孫小姐轉發的，所以一到四川，先上這裏來問消息了。」

「是這樣嗎？克文的近況——我曾告訴你的——我會告訴你的。」乃偲略帶困難地說。

「他很平安嗎？」

「他非常平安。」

「謝謝，那麼關於他的戰死的謠傳一定不確實了。」

「他永遠不會死的。」

「我們就能見面嗎？」

「見面嗎，這，限於防地章則，生人或者不太容易。」

「堂兄太忙了？但是孫小姐可以和他常見面嗎？」

「也——不一定。」乃偲用手帕掩住了顫抖的兩唇。

「哦，」亞夫懷疑地瞧着乃偲，不甚愉快地說：「爲什麼他不能會見家屬而可以會見你呢？」

「啊，亞夫弟——恕我這樣稱呼你，」乃偲帶着痛苦的聲調說，「因爲明天我要走了，我要到

他那裏去了。」

「但是，」亞夫才真地說：「我不能一同去嗎？我是他的堂弟。」

「你並不打算，也不必須到他的地方去。」

亞夫摸着下頷，又搔搔頭，他想了一會，莫明其妙的豔直地笑了。

忽然乃偲從深沉的思慮中問道：「克文的府上還有誰？」

「一個年老的父親，我的伯父，一個後母，一個姊姊。」

「誰最愛他？」

「在他的家庭中，要算他姊姊最愛他了。」

「他們現在怎樣地想念他？」乃偲繼續盤問，却低着頭並不聽他。



「他們天天想他，時時想他，他姊姊爲了想他而哭泣」。

「告訴他家裏的人，」乃德揮動一下右手：「克文是平安的，我們上一個星期日還見過。」

扶風驚愕地瞧着乃德，有一句話衝到喉間幾乎喊了出來。乃德一下子就改換了一副談笑自若的態度反問道：「高同志可不是嗎？剛才我還跟你談過見到他的話。」

「唔，唔」，扶風突然握緊了的拳頭，慢慢地放鬆了。

「有時候」，亞夫說：「我和堂兄也常夢中相見，他穿了校尉的制服，有榮耀的勳章掛在胸前，他告訴我擊落了三架敵機，而且還要擊落更多的敵機。他笑明姊太多情。——如果我心中還存放着擊落橫暴敵機的愉快，這簡直可以補償一切損失而有餘——。他說，他在夢中說。」

「……………」  
扶風站立起來，似乎覺得氣壓忽然沉重了。他慢慢走到窗前去，呼吸着，推直了木窗；窗下蝦蟆寂寞地叫喚着，風在潤濕的沙岡上吹動……遠山景色依稀可辨，他轉過身子，背靠着窗楞，又仔細聽下去。他的忽然變長了的影子，有一半投在地上，那貼在牆上的一半，像一幅巨大的半身像的剪影。

乃德沉默了，無聊地盤轉桌上的茶杯，臉上浮着悲哀的微笑。亞夫夢見克文的話使她兀自心跳，一個不可思議的哭的慾望襲擊了她，她努力矜持着，努力壓制浪潮似的高漲起來的情緒，終於禁不住眼眶中迸出眼淚來了。

「孫小姐——？」

「沒有什麼，亞夫弟，我覺得克文在夢中也是英雄的。——唉，我們且談談上海的事吧。」  
「我們談談上海的團務吧」，扶風聳聳肩，重新走回來坐在桌邊。「余同志」，他說：「前天

舍弟來信告訴我：上海的工作同志：又有不少人蒙難了，不知真相怎樣？」

「是的，高同志」，亞夫說：「令弟傳來的不幸的消息是確實的，今年春天又有幾位同志蒙難了，不過完全的真相，一個區隊長是不能十分知道的，有許多不必要的事情，也不能向所有的同志公開。但是據我知道的，已經可歌可泣了」。

「唉，真願意聽你等報告，又是一件血淚相和的故事吧」。扶風把茶杯推開去，他的眼圈因集中注意而自然地睜大了。

「當敵人證實了這一次被捕的同志們的身份的時候，就用電刑和拷打來逼迫口供，但是即使有超過死亡的痛苦與恐懼，也不能叫那幾位同志屈服，他們忍耐了一切非刑的磨難，像暴風狂雪中的松柏，他們的堅定與沉默，又像戴着荆棘冠冕的殉道者一樣」。

「他什麼口供都沒有」？

「沒有，他們忍耐了非常人能忍耐的痛苦，保守了必須保守的祕密。他們以自己皮肉的古，保障團體的安全，贖取同志的自由」。

扶風透了一口氣，他的越發向前傾斜的上半身，和桌面成了六十度的斜角。

亞夫也漲紅了臉，「有一位可敬的同志」，他繼續說道：「曾經勇敢地回答敵人——我不能說不知道，只是我對於最高領袖的信心不應許我說，我們團的紀律不允許我說。於是狠心的敵人，以殘酷的電刑加害他，前後達十二次之多——」。

「並且——」？扶風和乃偃屏住了氣息，他們似乎覺得自己的頭部給鐵手抓緊了，胸膛似乎被強有力的暴戾壓碎了。

「並且——用細麻繩緊緊紮他的兩個大拇指，反綁了手吊起來鞭打，讓全身重量懸在脫了節骨的

手指上」。亞夫向空中比了一個手勢。

「這位同志」，乃感到非常感動地：「他真像基督耶穌被高高地掛起來了」。

「是的，他的被鞭傷的身體流着血，他的脫了節骨的手指連褲帶也不能結了。最後他說了一句士可殺而不可辱！……」

「他們殺害了他沒有？」扶風驚慌地喊叫起來，他全身顫抖着，整齊而潔白的牙齒咬着下唇，在那裏起了一條白痕。

「他們敢？他們真不敢害他呢，那個用刑的憲兵反而翹起大拇指來說：啊了不得，好堅強的精神，好一個中國新青年」。

「他是我們團的精神底活的象徵」！

亞夫向乃低點點頭，舉起杯子來，一口氣就喝完了一大杯開水。

這故事說完之後，屋子裏暫時起了沉默。

扶風的袖口直捲高到上臂，也把左右手的大拇指並靠在一起，像玩手指戲的魔術師一般。他說道：「用綳藤繩這樣地紮緊了，這樣地反綁了，又這樣地吊上去，吊上去，這樣地受鞭打……電刑，電刑……電刑……電刑……十二次之多的電刑……」他小時牽動兩唇，凝視標樣的兩眼裏，射出仇恨的光來，似乎在那裏正懸掛着一個為正義而痛苦而犧牲的人影；忽然地他站立起來，兩臂撐着桌角，大聲說道：「無論野蠻的敵人想用鐵鏈細綁我們的手足，用電火灼傷我們的皮肉，或者摧殘我們的生命，但是在這世界上，沒有一種火焰，沒有一種痛苦，也沒有一種蠻力，可以消滅我們青年團同志底志氣的。」

「是的，高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話，堅強永久的信心，和坦白無私的友誼」亞夫在空中一

直一橫地劃了一個有力的十字：「橫成了我們這永不破滅的革命的團體。有着信心的人，有着一切，沒有友誼的人，將喪失全世界。」

金黃色的落日的餘輝，斜切在窗楞上，粗人的鐵柵似的黑影，橫躺在地上，又慢慢地伸展開去，竟爬上了桌子的一角。窗外夏蟬，沒來由地吵鬧起來，一聲長一聲短的。

「余同志，」扶風望着鐵柵似的黑影說：「你可知道這位至今管着鐵窗風味的同志的姓名嗎？」

「我只知道他姓田，大概是一個化名。」

扶風想了一下，忽然提高聲音喊道：「呀，就是他？一定是他！我認得他，一個省立中學時代的好同學。」他又回過頭來對乃儂說：「是一個英俊結實的青年，十二月裏也用冷水洗臉的受過嚴格訓練的好青年，四年前的某一個時期中，我們曾經寄宿在一間房裏有半年之久。」

「他是誰？他並不姓田？」乃儂急切問道。

扶風潑幾滴水在桌子上，一筆一筆用手指鄭重地寫出了他的朋友底名字。

「對於這一個偉大的名字，我必永遠記得！」亞夫一看到那名字，就立正了發個願誓。

「祝福他，祝福與他同難的可敬的同志們！他們以血淚所寫的，不是浪漫的傳奇式的故事，而是真實的革命史詩。——你不會在禱告中忘記他們嗎？」

「不會！」乃儂非常肯定地說，隨即反問扶風道：「你不會在工作中忘記他們嗎？」

「不會！」

他們不約而同地向懸在正中的團長底肖像一瞥，團長以慈祥嚴肅的目光答覆，他們，對於這三個可愛的青年，即使是這樣的一種無聲的答覆，也成了他們永久的監誓。

亞夫拿起草帽，在手裏習慣地轉了一會，走到門邊去，又回過頭來焦燥地望着他倆，他看見屋子是半暗的，一小塊落日紅輝，黏在樑上發獸，因石灰崩落而裸露出土黃的裏層的牆壁上，有題名「合力」的學生們出版的壁報張貼着。他又從另一扇半開的通往一個潮溼庭院的門裏，看到了夏紫苑和向日葵的最後悲傷的殘枝，站立在不知名的野菜中間……

「孫小姐明天準去見我堂兄，大概就回來的吧？」他問：「一星期嗎——很好，那麼這一封家信還是煩你轉交吧。」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封滿是皺紋汗漬極多的信來交給了乃德，「這是他明姊寫的，務請交給堂兄，也務必請他帶一張親筆字條回來。再請告訴他：說他堂弟已經來了，他正在接洽一家工廠裏技師的工作，大概很有希望。過一二星期我還得請你帶去見見他，我真想會見他，他一定高興見我的，看到我長得跟他一樣高了，不知要多少快活呢。——哦，我的確也聽人說過：他們的防地很祕密，不能隨便接見生客的。好吧，一切拜托了。再會，孫小姐。高同志，再會！」

亞夫活潑地行了一個告別禮，乃德扶風一直送他到門外，亞夫走遠了，落日的微弱的光芒，在空曠的荒原上，像一層淡薄的輕煙。霧氣瀰漫的山坡上，亞夫模糊的影子，變得更其小更其小了，終於在松林中黑點般消失了。

乃德的眼圈漸漸地紅了，隱藏在她眼裏和緊壓在她嘴上的沈默，是無盡止的悲哀的辛酸。——這是克文的弟弟，她想：他不遠千里而來找尋堂兄，他家裏的親屬憂慮地等待着他的確切報告，但是克文已不在人間了。……於是她傷心地抹着眼。

「乃德，你不能有這多的傷感。」扶風溫順地慰問她，扶着她回屋子來。

乃德點點頭，擦着不住滾落的淚珠，「怎麼我哭泣了，我是難得這樣的。」她說：「不過，當我看到亞夫同志的時候，當他一再問起克文消息的時候，我就禁不住悲哀起來了，他們堂兄弟，長

得多麼相像，他們用一樣的聲調，說着一樣的方言……」

「關於克文殉國的消息，你打算怎樣回答呢？」

「我得仔細的想一下，我現在很心亂，扶風，請你把明姊寫的信唸給我聽，——我代表克文允許你拆這信。」

扶風拆開了信封，藉着窗外射入的光，他一字一句仔細讀道：

克文弟弟：我們這樣地想念着你，爲什麼你半年來一封信也不給我們？快告訴我們說：你平安地生活着，一切工作都很順利。爸爸媽媽日夜思念你，老人家終日愁悶的情況是可怕的，有一天，母親忽然半夜裏起身下樓去開門了，她說：她聽見你回來了……弟弟，無論你怎樣忙，只要你還能執筆，只要你稍稍想一下我們對於你深切的懷念，你應該立刻來一封信。有許多家事要告訴你，但是我想不如接到了你信以後再說。這信由亞夫堂弟親自面交，他來了，你得照顧他。願上帝祝福你。

濟明 三十二年六月

「呀，他們多麼愛他」，乃德張着潮潤的眼說；「他是他們家裏的希望，他們快活的象徵！但我要怎樣做呢？克文願意我怎樣做呢？只有在最後勝利，舉國狂歡的時候，把克文的消息同時帶給他們，或者他們不致只有單純的悲哀了。」

「但是應該讓亞夫知道，」扶風摺好了信紙。「他可以明白這事情。」

「也許亞夫就會知道，這樣的消息，對於他可能是一種鼓勵。」  
沉默了一會，他們又談判橫在心上的立刻來到的問題了——

「明天，」扶風問道：「你可是坐山轎趕到市鎮上，搭江輪到重慶，再從那裏設法找人介紹到前線野戰病院裏去服務？」

「是的，我原定計劃是如此，不過打這裏走，不坐兜子，我大概可以步行的。」

「你帶多少行李？」

「還是來的時候的一只小提箱，其他雜件和書本暫時寄存在學校裏。要是你還在這裏，將來需要時就托你轉寄也可以。」

「可以，乃德——」

「怎麼？」

「我想跟你一起走。」

「啊，不要，」她說，想了一下，「爲什麼呢，你奉命在這裏發展團務，你得誠實而確實的幹下去。」過了一會她又說道：「這裏一般誠樸的青年，你組織他們訓練他們，就得好好地化上些心血，要忍耐要犧牲，這些堅實雄厚的單色的個體，我們需要他們，除了他們，我們不再需要甚麼。」

「我已經向上級提出轉移工作環境的請求了，不過提出的理由是到新疆去。」

「要是你工作興趣在墾殖的話，你還是上新疆去；件件事情人人能做。在荒漠的鳴女地上，你可以是一個王，孤獨地活着也別怕。從光明之路向着你那自由的靈魂引你去的地方走去，不斷地把你所寵幸的思想的果子好好地培養，不要對你那高貴的殊勳要求報償。思想是在你自己身上，你是自己的最高法院；你能比任何人更加嚴格地批評自己的工作，你喜歡這樣嗎？你，——不要跟我走，要跟工作走，因爲——我是不永久的，世界上也沒有一個人可以永久的。而且，也沒有一個人可

以對你永久有興趣，除了你自己挑選的工作，除了這工作可以發揚光大你的生命。扶風，你以為不是呢？——你不會嗤笑剛擦乾淚眼的女兒，又唱起硬性的高調來了。」

扶風輕輕地搖着頭，吹着不成腔的淒涼的口噓。形而上的煩悶和內感的煩悶，在青年的靈魂裏，差不多是同時產生的。他在室內來回踱着：「我愛自由勝過世上的一切，當我批判她的時候，我能感覺到偉大。凡是人類的，於我都覺得可愛。我們愛好工作，也實質真情——是的，是的，」他又低聲說，好像是一種獨白：「生命不祇是一個彷徨的影子，誰都是一個王，只要他肯做一個王！」他又向窗外眺望漸漸黯淡下來的天色。在頭頂上，有梧桐葉子微微地顫動着，說着溫和而遲緩的訴怨，這種微小的聲音，完全是屬於夏季的。

牠走到乃偲跟前伸出右手來說道：

「那麼——乃偲，再會了，祝福你前途光明，至於我自己的打算呢，我且等待上級的命令。」

「再會！」乃偲慨然握住了扶風的手說，「祝你前途珍重，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他們目不轉瞬地長久的互相注視着，似乎在窺探對方靈魂深處的祕密，似乎互相傳遞一個不確實的初戀的保證。扶風恨不能向乃偲說：站住！請永遠停留在我現在看見你的樣子的記憶裏吧！

扶風走上了歸途，不知爲甚麼他覺得今天的脚步比往日更爲沉重，在離開不遠的山峯的頂巔上，他望見了落日最後的憂傷的迴光，岩石成了紫色的一大塊，樹蔭掩映其間，有神話般豐富的色彩，風漸漸地吹動了。黑暗追逐着升到柳樹梢的月亮，塗着粉紅色和青灰色斑紋的天空，在重疊的峯嵐之上發着暗，村莊上消失了喧嘩的餘音。

突然一陣喳喳的叫聲，將他從沉思中喚醒了，他抬起頭來，看見生着黑藍色的羽毛的烏鴉，蟻



着腿在匆忙的飛行中，像告別一般擺着他的翅膀。

所有乃德的話，他重新想起來了，還有亞夫的，克文的。而且髻紮在山坡上在樹林裏，在每一個村落的拐角處，都埋伏着兩個頗長俊秀的青年底影子，他們一步不放鬆地瞧着他，跟隨他。不時以隱約可聞的剛毅勇敢的聲音向他喊道：

「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們對於最高領袖的信心不應許我說，我們團的紀律不允許我講……」

「如果我心中還存放着擊落橫暴敵機的愉快，這簡直可以補償一切損失而有餘……」

這或遠或近，却又非常堅定的呼聲，一直伴送他回到自己的寓所。夜的天幕，像崩落一般張着嶺人的大口，朦朧着和浮動着。

## 四

扶風的寓所，是位在山坡下的村落中的幾家農屋中的一間，原先是這一家的客堂，還並不怎樣的低矮幽暗，南北兩邊，開了幾扇木窗，打開南窗，是一片空場，屋主已劃出一方種了蔬菜，屋後是密茂的竹林，不時有一兩枝新筍，在這沒有鋪上地板的客堂裏伸出又尖又小的蓬鬆的頭來，像神話中出入地下的侏儒一樣，打端午節那天起，擱在橫樑上的「鍾馗殺鬼」的畫紙，已缺了一角；門上纔吊着枯焦的白艾和大蒜。一張長檯，一張方桌，幾條板櫈，和一架停工已久堆滿塵埃的織布機，再湊上扶風臨時搭起來的板床和两只提箱，就是這屋子裏的一切了。

當他租下屋子時，在村中實在找不到更好的了。

被推開的木門，刮着泥土，發出一陣不悅耳的嘎聲：扶風走過空場時，月光底下忽然警覺的小黃犬猶猶奔竄上來，却搖搖尾巴似乎抱歉地跟隨着走進了客堂。他坐到板牀上，脫下皮鞋來掛在牆上，有一個朋友告訴他：四川的老鼠可以吃小雞拖小鴨，皮鞋不掛起來就免不了被噬的厄運。

不一會，房東——說純粹川話的一個和氣的老婆子，擎着油燈摸了進來，她把油燈安置在桌上。又挑齊了燈草，就在破舊油垢的圍裙上擦擦手搭訕道：

「先生回來了？」

「哦，老媽媽，回來了。」

「外邊事情忙嗎？」缺了牙齒的癩嘴，說話時不免有一點漏風。

「還好，這幾天閒了一點。」

老婆子站在屋子中央想了一下，她的發黃的腮頰，像秋天的樹叶子，燈光下更顯得晦暗了。」

先生，外邊風聲怎樣？打仗快完了嗎？」

「風聲很好，仗也打得不差，這幾天倒是雲南前線很吃緊。——老媽媽不坐一會嗎？」

「不用了，」她搖搖盪盪稀疏的白髮的頭：「先生，湖南不吃緊？——我的大寶在湖南。」

「老媽媽的大兒子在湖南？」扶風想，「怎麼我一向不會留心。」

「他上那兒去打仗啦，還是前年冬天去的，田裏的工作也不幹了。」

「噢——」扶風沉吟了一下：「你家大寶怎麼想去當兵的？」

「就因為進過學堂，唸過幾年書，腦子新法了，種田也不安分，東洋鬼子打到漢口時，他就成天跟我吵着要去當兵，什麼好男兒要當兵，什麼國家長國家短的，我不放他走他也得走，就在前年跟對山洋學堂裏的一個教書先生一起走了。」

「老媽媽，你養了一個好兒子了。」扶風感動地說。

「先生」，老婆子又在圍裙上擦擦手，喉嚨是沙啞的：「倒有不少人這樣說，所以我想：我兒子或者真有些出息，他既然為國家去打鬼子，我也只能想開些。田裏的事，虧得還有二寶和大媳婦在做，老天爺也着實照顧我們小百姓，這幾個年頭都是豐收。要是早日太平了不是更好嗎？」

「打仗快要完了，大寶快回家了，老媽媽你別心焦。現在外國人也來幫我們打鬼子了，鬼子到處惹了事。」

「阿彌陀佛」，老婆子合起掌來，「惡有惡報，善有善報。」

「老媽媽，」扶風想了一下，又追問道：「你家大寶在湖南什麼地方，他不時寫信回來嗎？」

「有信來的，每隔一個月，他總有一封信寄來，上一次信上，他說已經調在長沙，升了一個什麼長，是二寶看的信。他又安慰我別心焦，要二寶用心唸書，勤巡種田，安心等他打勝仗回來。」

——哦，大寶是一個好兒子。老天爺保佑！……」老婆婆擦擦眼睛，忽然看見扶風低了頭不響，以為不高興再聽她嘮叨，就不好意思地呼了狗轉身說：「先生，我就去弄晚飯來。」

走到門外，又退了回來：「先生，我真老糊塗了，記性太不好，剛才有一個姓沈的先生來找你，他說今天晚上再要來。」

「老媽媽走了？——」扶風抬起頭來，望着油燈光下特別黯淡的老婆子的影子，「沈先生急着找我嗎，哦，謝謝，費心了。」

老婆子的影子在門後消失了，她的親切而樸實的話語，却在扶風耳邊纏繞不去。似乎大寶的故事增重了他的不安，不得不懷疑像他這樣年輕力壯受過軍事訓練的青年，有屯墾或者幹政治工作的主張，是否今日之下最合理的，即使他不承認染上了什麼「虛無主義」，對於眼人家慷慨從軍的自己，也不免嘲弄起來了。

於是他開始用了遲疑的脚步在屋子裏來回踱着。方場四周的矮小密茂的叢林，黑牆一般靜靜地立着，在這上面停着月光，像初下的雪。紅雀在雜草中睡眠似的啁啾不已，剪秋蘿垂下紅色的頭，秋草野菊晃耀着，彷彿打算和誰爭豔似的。一只蝙蝠在屋簷下飛過，人們可以聽得見牠的兩個翹尖兒相碰的聲音。……

門被推開了，接着一個二十來歲動作略帶粗魯的青年闖了進來，藍短褲白襯衫，沒穿襪子的腳上套了一雙黑球鞋，他一進門就使勁在自己的平頂頭上用力搔着。

「是沈同志嗎？」

「啊，高同志，好容易這才找到了你，」來客非常焦急地：「我已經來過二次了，又去過鎮公所，老找不着你，不知你忙在那兒？」

「我在前邊中學裏談天，什麼事，你這樣趕忙的？」

「有一件私人的事，要跟你商量。」他努力要叫自己說話平靜，但是他的嘴唇明顯地顫抖着。

「大概是做得到的？」扶風說。

「我想請假回鄉去。」

「什麼？」

「請假回老家去。」

「沈同志想回吳江去？」

「是的。」

「那裏不是淪陷區嗎？」扶風懷疑地瞧着他。

「我想回家去打游擊，高同志。」

「幹嗎忽然打起新的主意來了？」

「高同志！」一聲沈重的嘆息，那青年指着自己臂上纏着的一條黑布，「你瞧我身上新添了什麼？」

「啊——」扶風不覺驚叫起來：「你遭到了怎麼樣的不幸？」  
來客俯下了頭，去坐在一邊的板牀上，捧住自己的臉嗚咽起來。

「怎麼一回事，怎麼一回事？請告訴我！」

「我家一門都完了，」是痛哭失聲的回答。

「你家裏發生了意外？」扶風捏住了自己的兩手。

「滅門的大禍，一幕太殘酷的慘劇」，他悲泣道：「鬼子幹得好狠毒，放火殺人，莘塔一大半

已經化爲焦土了。」

「又是一次沒有人道的焚掠嗎？」

他點點頭。

「你怎麼知道的呢，沈同志？」

「表哥寫信來告訴我的，他好容易從大屠殺中逃出來，現在已經加入了忠義救國軍，就從那裏寫信來告訴我：——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因爲當地村民得罪強徵米糧牲畜的敵兵，當天晚上，就有一隊敵兵由幾個漢奸領了路來到村上，他們先包圍村子，又在村口架設機關鎗，再四處放起火來，不管老幼男女有從火堆裏衝逃出來的，放鎗就殺。表哥全身塗了泥污，藏在豬欄裏，好容易混過了搜查，又在河浜裏伏了一晝夜才逃得了生命。他又說：——現在家屋和田園都成了焦土，舅父母不幸死於非命，表妹至今生死不明。……我們不是都完了……」來客梗住了喉嚨，再也說不下去。

「啊，真是大大的不幸，大大的不幸。」扶風繃緊眉頭搓着手。

「高同志」，過了一會，那青年抬起水汪汪的淚眼，「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不能不報。」

「所以你想立刻回家了？」

「所以我想立刻回家了，」他堅決地說：「握着拳，上身搖晃着，」那裏一定還有未死的年青人，我要在他們自己家園的廢墟焦土上，組織復仇的一羣。」

「你已經決定了？你決不改變主意了？——去當一個陷區的游擊隊員，跟你的表哥一樣。是不是？」

「是的，我決定了。」

扶風像一支分立的圓規似的，儘瞧着他的朋友想道：——一顆破碎的心，在一個懂得痛苦的意

義與痛苦的使命的青年看來，倒是挺堅強的；但願他勝過痛苦，完成了使命。——於是試探似的說：「爲什麼你不就近入役呢？」

「不，我先得回去檢拾父母的屍灰，訪問妹妹的下落。」回答的人苦痛和惱恨地咬一咬牙關。

「沈同志，」扶風鄭重地說：「我當然答應你走，而且應該替你安排證件路費等必要的事務，我知道：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阻止你報復父仇的志願。不過，幹遊擊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要百分之百的知己知彼，要熟悉天文地理搭橋鋪路等一切知能，尤其要懂得羣衆心理，獲得民心。

「要爲民衆福利着想，要向敵人取得代價，要建設多於破壞！」扶風繼續說道：「經驗告訴我：民衆的工作是不容易幹的！這要比以知識青年爲對象的團務複雜得多，複雜得多。——你想用甚麼方法去活動呢？在實際上，當我和民衆在一起的時候，我祇能張着耳朵聽，睜大眼睛看，倘使我想說幾句得體的話，那簡直不行，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擅長，我的不了解他們，對於農村生活的隔膜，使我成爲扮演一套非所熟悉的把戲的惡劣演員了。」

那坐在板床上的青年底嘴唇裏低低地作聲道：「是的，我得學習，我得學習。」

「還有，無論你到什麼地方，總別忘了自己本位的工作，我們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是中華民族的新血輪。在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有示範的作用。」扶風來回踱着，燈光照在他臉上，他似乎正用自己的語言推敲着一種王張。「我們愛護國家也尊重人類。你——沈同志，你這次回家去的直接的動機是爲了報父仇，但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決不是流人的血！千萬不要濫殺無辜，虐待戰俘，要明大義愛仇敵，即使你在殺死他們時你也得尊重他們的。認清真正的仇敵是誰，那決不是日本平民，也許他們只是無力反抗軍閥的可憐的小物件而已，當他們願意放下武器時，你得優待他們，安慰他們。在他們家中，父母妻子豈有不盼望他們平安歸去的？無論抱甚麼主張幹甚麼工作的人，

在人類本性上，或者在至清流露的一刹那，總有一點或幾點相通的……。」

「高同志，我坦白地說，」那青年固執地搖搖頭，「我很難原諒他們。」

「不，要原諒他們因為他們做錯了，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沈同志」，扶風的兩手落在他的肩上，慈祥而嚴肅地說：「請記取我們偉大的孔子的教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凡是聖人做的，我們也能做。沈同志：你今日是一個戰士，然而你也是一個永久的戰士，快要在你身上的武器是槍，然而你的不壞的武器是思想。我的正直英勇的好同志，仔細想着我的話罷。」扶風盯着那個黢黑的堅實的臉，過了一會，以更溫順的聲調補充道：「我說的未必完全是對的，今天對的，明天也許就不一定對了，但是能在各方面求進步，不惜爲了追求真理而努力的生活，總是對的。」

「不要難過，不要難過」。瞧着一手支撐了頭，不時用手帕抹淚的沈同志，扶風又說道：「要叫一個也是家鄉焦土，讓戰爭奪去了一兄一姊的同病的我來安慰你是困難的，但是讓我們從大處着想，打將來着手！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戰，這是人類社會突入新階段前必須付出代價的浩劫，在這可怕的代價中，有我們的血汗，有我們父母姊妹兄弟朋友的血汗，於是我們見到了也忍耐了犧牲！——只是你付出的代價太慘了。」

板牀格支支的響了一聲，那青年站立起來，兩手像熨斗似的用力在頭頂上壓了一下：

「我感謝你，我不能再說別的，我感謝你。」

扶風挑亮了油燈，瞧着燈花的輕微的爆裂，默默地將手伸給他，激情的眼淚訴着珍重，他們便



這樣地握別了。

.....  
月臺升到了中天，已是三更天氣。

「又是一個去了」，扶風在當天日記上寫道：「.....敵人燒了他的家園，他要回去收拾父母的屍灰，他的怨仇難道不就是我的怨仇嗎？.....又是一個走了，他們走到砲火底下去了；也許我和他，我和乃德、克士、大寶們不應該有距離，也許我們之間，簡直沒有距離。.....沒者國家，知識何用？沒有國家，職業何存？.....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 五

已是十月的天氣了，空氣也漸漸涼爽起來，早晨的雛菊上蓋着冷霜。

扶風來到這西南大城——桂林的第一天，他獨自走出市郊，站在一個小山的斜坡底高丘上，閒望青灰色天空底背景上烘托出來的日暮底雲彩。在他站立的圓丘下面，有一條荒蕪僻野的峽道，那地方滿溢着偉大和詩意，又被一片習習清風所愛撫。扶風貪戀地凝望這「山水甲天下」的鮮明的風景，一年以來，他闢山萬里地東奔西走，已習慣於僻野粗獷的荒蕪的自然界所給予他的新的沈醉了，當他遠遠地望着灘水與更遠的蜿蜒如帶的相思江的時候，他不禁追想嘉陵江上一個年青的伴侶的叮嚀，那許多富於詩意與哲理的語言，似乎能和當前的風景相和諧——一樣地粗爽而動人。

面對突兀兀崢嶸直立千尺的孤峯，他覺得自己更爲孤獨。無聊地做了幾個深呼吸，當他走過荊棘縱橫堅硬而鋪着青苔的山地時，一只伏在巢裏的山雞大聲地拍着翅膀飛了起來。

遙遠的城裏，飄起了炊烟，這繁華的在戰爭中益見興旺的城市，對於他不無陌生之感，但是在他心裏，藏着不遠千里而來此的新決定的興奮，使他十分安慰。「如果她知道我來了，如果她知道我終究追隨着來了，她要怎樣歡喜呢？她可以修正她的——我有一點歡喜你，但是你還不能替代他的觀念了。……但是她在那兒呢？她在那兒呢？……」

這樣地幻想着，他走進了城裏，找了一家小餐館，要了一點麵點，順手打開剛買來的一本文藝雜誌翻閱着。

忽然將近一個月沒有發過的空襲警報，慘厲地拉了起來，尖銳而緊迫的胡——胡——胡的呼號，似乎是憤怒的巨龍的咆哮。

小餐館裏的顧客像感受了電觸似的一震，急急付過賬，慌慌張張帶了隨身物件奔出去。扶風也怔了一怔，站起來混在人叢中，被擠到了門口。他看見許多商鋪迅速地關了排門，男女老幼提了箱籠雜件，從不同的屋子裏湧出來，向趕築在市郊的防空壕紛紛奔去。

扶風茫然地站在街道的拐角處，目送一批又一批潮湧似的人們，奔忙着走了過去，他只躊躇不前，無可奈何地懷望着天空，警報又拉了，是短促而更緊迫的喘息似的呼號，街上行人頓時冷落下來，第一個紅球升了起來。

一個年輕的警士向他走過來。

「先生請快到防空壕去。」又仔細瞧了他一下，「是初來桂林的嗎？——還不認得路？那麼從這邊向西一直出城去，跟裏指路標再拐個灣，就是第四號防空壕了。」

「我知道的，謝謝。」扶風看着警士，又抬頭探索似的望着天空。

「先生」，那警士不高興地說：「沒有甚麼可以觀賞的，鬼子機一來就下蛋，不分青紅皂白地下蛋，快去，快到防空壕去！」

「不，我不想躲開」。他話裏雜着江南的和少許四川的口音。

「你？——你想留在城裏幹甚麼？」是嚴厲的近乎斥責的問。

「我想無論救火或救傷，都有我服務的機會，我應該為這城市做一點工作。」

警士不甚信任地儘打量這一個遠方來的青年。

扶風掏出身份證來驗過了，並且在灰色的制服上，立刻掛起「服務員」的袖章。

警士笑了一笑，抱歉地點點頭走了。最後的緊急警報，像七月的颶風無情地掃過了城市，幾架迎敵的戰鬥機，從附近基地起飛，鸞鷹似的盤旋在雲層裏警戒着。

扶風沿着大街走了一段，先測量了太陽的方位，然後轉入南街，在背着陽光的地方找到了一個隱避處，在那裏他可以清楚地瞭望大半个天空。這是一座三層樓的銀行的建築，構造還夠得上堅固，只是在上次轟炸中，離他不遠的幾家舖子被炸而倒塌時，牠的水泥牆上也震開了幾條裂縫。

又是十分鐘過去了，扶風漸漸聽得見一片模糊的隆隆的機聲，年青人特有的好奇冒險的心理，驅使他走到最高的一條岩石上，在那裏，他又攀住鐵門的把手，顛起腳去努力向灰白的雲層裏窺探動靜。被風撕裂的雲片，在藍色的天空中游動着溶解着。——幾個黑色的蠕動的小點，三三兩兩地從東北角上越過山峯向城市飛來。機槍聲響了，雖然他還看不到什麼烟火。他忽覺得心跳得很快，呼吸脈息同時緊張起來，似乎四周的空氣也加重了壓力。「也許我早應該到防空壕去的」，他想。但是當他瞧見剛才和他說話的那個年輕的警士仍然守着崗位時，又懊恨自己太懦弱了，不應該有退却的想法，於是另一個念頭接着閃進了腦際：

「要是我也有一架戰鬥機，要是我已經學會了駕駛的技術，……要是克文演活着駐守在這裏的話……」

漸漸密集起來的聯珠似的槍聲，和漸漸緊張粗重而纏成一片的機聲，打斷了他的思慮，飛行有二千公尺高度的敵機的影子，已可清晰見其全貌了，於是一幕驚心動魄的祖國天空的爭奪戰開始了。哨戒在高空中的神鷹一般勇猛的戰鬥機，迅速回肆虐的敵機擊撲了下來。「答答答」機槍像一架工作忙碌的縫紉機，扶風眼着上下翻飛的鐵鳥，左盤右旋地互相追逐着逼迫着。他屏住氣息，伏在掩護的岩石下，仰起半個臉來又驚又喜地斜睨着天空。激烈的空戰繼續着，有三架離了隊形的敵機竄進了城市的上空，於是熾烈的高射砲火狂鳴了，砲彈擊空而去，發出裂帛似的「嘶——嘶」的聲響。

忽然他看到其中有兩架飛機，在五里外的高空衝撞一下，冒出一縷青烟來，殞星似的先後墮落了。這壯烈的一幕，使他不自觉地從地上抓了一把泥沙緊緊握着，全身因為過度興奮而起了痙攣，他的快吻着泥土的嘴唇顫動了，吃吃地發出虔誠的禱語：

「主啊，保佑爲人類正義 爲你的真理生命而戰鬥的義士！主啊！請賜予那反抗惡魔而榮耀你名的弟兄以平安！」

轟——隆——隆——轟——隆——接着是猛烈的嘩啦啦的房屋倒塌巨響。

他被震得跳起來，翻倒在第二步階石下，他眼前一黑，不知來自何處的泥沙，狂風暴雨般打在他的背上和他的頭面上，他疑心自己已經受了傷，摸摸頭部和四肢，用力搓搓眼，兩肘撐着地爬行了幾步，就本能地站起來，昏昏沉沉的向前奔去，硫磺硝煙的酸味刺入鼻管，幾乎使他咳嗽起來。

轟——隆——轟——隆隆，又是一陣山崩地裂的嘩啦啦——

「臥下！喂——快臥倒，臥倒，——喂！——」不知是誰向他大聲警告，呼喊之間，他清醒了一點，就去伏在街道的隱處，隨手搬了一塊大石頭豎起來擋在面前。

一架飛行極低的飛機，旋風一般掠過他臥倒的那條市街，一排機關鎗彈冰雹似的打在扶風附近的房屋上，破碎的瓦片在屋頂上飛舞起來，從半空中紛紛落下來成了粉末。扶風似乎覺得臨到了地震的末日，所有的屋子都在搖動，街道上的石子也像要爆炸開來……他不敢再想什麼，掩住兩耳張大了嘴巴。

「啊！救人呀——救人呀！」

附近跳出兩個小伙子來，臂上也纏着紅字的「服務員」的袖章，他們向前衝奔過去，又急急地

向他招呼了一聲。

扶風回他們奔去的前方一看，只見數十丈以外的一個方場的上空，有一頂降落傘飄飄盪盪地下了，傘下吊着一個人，左右搖擺着像一個畸形的鐘擺。

唉，不會是敵兵吧——這是他的第一個反應；——該死，我默在這兒幹甚麼的，他在自己頭上擊了一下，撥開當前的碎石，縱身也跳了過去。

那兩個勇敢的青年，已經越過一刹那被炸成了斷垣殘壁的破敗的市街，奔向目的去了，立刻趕上了他們，三個人一致的取着警戒的態度，向將及地面的降落傘包圍過去。

其時敵機的轟炸已經草草完事，在勇敢的迎頭痛擊中倉皇遁去了。

「啊，是我們自己的同志，我們自己的航空同志！」其中的一個青年，看清了正在降落的那個航空兵底制服後，就發一聲喊，向前衝了過去。

扶風抹額上的汗水，灰泥在那裏劃成了線條。他未免有一點慌亂，想怎樣設法去制住那降落傘，那傘的一半掛住了民房的陽台的一角，受傷的航空兵只能吊在離地三四尺的空中，他似乎因為流血過多而暈了過去。第一個奔上去的長得高一一點的青年，身手敏捷地抽出童子軍刀來割斷了降落傘的繩索，扶風和另一個青年小心抱住了這受傷的同志。他上裝的右半邊，已有一大塊血跡印了出來，似乎他的肩胛骨與左臂都受了重傷，他微微喘息着，却緊閉了兩眼。

「急救：需要急救的包紮！」那高個子喊道，就脫下自己的襯衫來撕成了布條，又輕輕解開受傷者的衣服。扶風的牙關咬緊了，他看到了鮮紅的怕人的創口，血還在往外流。白骨已經暴露了出來。……

「兩位身上有止血的藥品嗎？」扶風慚愧地問，他想：「為甚麼自己不帶一點救傷的藥品呢，

工作之前爲什麼不準備妥貼呢？」

「有，有」。他們同聲回答，就在一個小袋包裹拿出一個小瓶來，却可憐地僅僅只能倒出十多滴止血藥水在布條上。

那兩個頗有經驗的青年，又從袋包裹拿出了另一個裝着飲料的水瓶來，他們把瓶口按在受傷者的嘴上，還未全失知覺的航空兵，忽然睜開一只眼來向他們注視着，他貪戀地喝下了半瓶水，啞着舌頭夢囈似的咕了幾聲。

「我們應該立刻送他到最近的醫院裏去」？扶風徵求兩人的同意。

「是的，是的，讓我們去借一張竹榻來」。一個較短的青年說，他向就近的人家奔去。

警報戒除了，趕回來急於探視家室安全的居民，也有聚集到這空場上來的，他們這樣熱情地關切着，七張八嘴的問道：

「他還有救嗎？傷勢不大重嗎」？

「要我幫你們抬送嗎」？

「他的飛機呢？……」

「醫生呢，醫生呢，還是趕快去把醫生請到這裏來」。……

醫院門口，擠滿了從各處來的救傷的服務員，他們送來了各種不統一的抬床和各種職業不同的受傷的人民，有的躺在竹榻上，有的躺在帆布床，有的用繩架抬來，有的用長窗門板抬來。鼎沸的人聲，也掩不住一二聲慘痛的呻吟，扶風和那二個青年一直抬送空軍同志到了手術室，沿途行人帶着敬意向他們注視着讓開了通路。

從手術室裏回來，扶風在廊下的一條長板凳上坐着休息，他看見有一個婦人被放在門板上，給她的鄰居抬進院來。她被炸傷了大腿，熟豆腐似的肉漿從潮濕的褲管裏不住地流出來，她蒼白的臉色像一頁白紙，大顆汗粒停留在額角上和鼻尖上，似乎強烈的痛苦使神經麻木了，她不哭不哼一聲，凜勇敢地拉開衣襟哺乳她的不滿周歲的孩子，那孩子安祥地伏在母親的胸上。

又是一個……又是一個……有小孩，有婦人，有炸壞了手的，有破碎了頭的，有大聲叫喚的，有傷重而無力呻吟的，也有在蠟一般的臉上泛起一對失光的白眼，絕望地瞧着天花板一句話也不說的。

扶風躊躇着，他奇怪自己爲什麼面臨這樣的慘况連一滴眼淚也沒有。但是他相信——這時候，沒有一個中國人心裏不流血。……他默默地發誓，一年之後，將不允許這城市或其他城市再有同樣的不幸。……

一個戴着無邊眼鏡年紀約有三十多歲的護士長匆匆地走下樓來，她站在走廊的入口處，以急切的聲調宣布道：

「現在有一位受傷的空軍同志需要接血，除了接血以外，已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救活她了。不知誰願意輸血給他？」

她向散坐在走廊裏的年青的服務員們看了一眼，於是重複說了一遍，眼光却落在扶風身上。

扶風靈機一動，他覺得護士對於他的要求並不生疏，在他的經驗中，似乎也有過以輸血來救活空軍勇士的印象，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卻急切想不起來。他也無暇細想，就站起來告訴護士說：他願意輸血，只要醫術上的條件許可的話。

「我願意！」



「我也願意！」

「護士小姐，讓我先試試」。……

幾個青年團的服務員，不甘後人地都表示願意輸血。

「一，二，三，四，五，很好，一共有五位，那麼先請等一會兒，我們驗過血型再說」。護士長微笑着帶領扶風和另一個首先示肯的青年上樓去了。

過了一刻鐘，扶風很快地一步一步走下樓來，他的血液被驗過了，因為A型和O型的不同，他不能輸血給那位空軍同志。「O型血液，O型血液」，扶風自語着，這幾個字叫他難過。忽然——他想起有一次，乃偲不是說過克文的死，正因為是O型血液而找不到接血的人的緣故嗎？於是他頓然覺得疲乏了，他去坐在樓梯的踏步上，向其他幾個青年同志深長地一瞥，輕輕地說知道：「我不他們之中，有沒有O型血液的，但是要快，要快」。

第三個第四個志願輸血的青年被傳喚了。……

正在這時候，醫院大門口人聲鬧了起來，滿頭灰汗的服務員，又送了一個抬架進來，抬架上躺着一個受傷的護士，她因為奉命前往城外去急救一個也是從戰鬥機上降落的空軍同志而受到了敵機的掃射。

慘白的仍不失美麗的臉色，緊閉的兩眼，苦痛中哆嗦着的嘴唇。中頂平分微微卷曲的頭髮，以及左肋上的傷痕和在創口周圍顫抖地搖動着的淡藍色的中衣底焦黃的破布……這一切呈现在扶風的眼前時，他立刻明白了。——

他猛然從梯級上跳起來，因為衝動而慌亂和忘了周圍的他向抬架撲過去，他吃吃地喊道：

「是乃偲嗎？是乃……乃——乃偲嗎？……」

緊閉的兩眼用力張開了，向四周無力地探索着，深陷進去的首傷者的眼睛，以黑色的充血的眸子望了扶風一眼，又被哆哆嗦嗦的睫毛遮上了。那似乎並不認識他。

「好了，好了，回復知覺了」。抬送的人說。

許多看護士驚慌地奔過來圍着她，其中也有哭泣的。扶風被推開了，她們用棉花球向創口內塞，又把被血浸飽了的和發黑了的棉花球換下來拋在鉛桶裏，血漬漬地冒着泡，空氣向傷口裏鑽着。「可憐，她中了爆炸彈」。她的同事說。

扶風心中一沉，一陣黑霧遮住了視線，似乎他已經看見了那個騎着灰色馬的「死亡」。病人被抬上樓去了。

扶風拉住了一個看護士膽怯地問道：「這位受傷的小姐姓甚麼？」

護士奇怪地瞞着他：「孫乃偲，怎麼——你認得她嗎？」

扶風喊了一聲，兩手在空中亂舞了一會，就往樓上奔去，但是他失望地被屏在手術室外了。他把耳朵貼在門上傾聽，又在鎖洞裏張望，絞着手指揮着拳頭，他看見一個又一個捧着裝滿了雪亮的外科機械的盤子的護士，憂愁地走了進去又退了出來。他詢問她們，她們搖搖頭。

扶風決定坐在室外的小方桌邊守候消息，並不結實的靠椅在他搖動的身體底重壓下呻吟起來，他歪着頭用顫抖的出冷汗的手指，在那沒有檯布的桌面上撫摸了半天。

.....

晚上十點鐘的時候，護士長第二次要扶風到第十四號病房裏去。在那裏，罩着一片陰沉暗紅的燈光。

乃偲睜開了像是笑着的窄眼睛，她努力企圖戰勝疼痛和恐怖，喘息着不清楚地說着吞吞吐吐的

話，似乎有什麼東西梗在喉間。

「你來了……你接到我的信了……但是……你怎麼知道我……我在這醫院裏服務的？」

「我並不預先知道你在這裏，乃德」。扶風說「你信上只寫桂林，沒有留下詳細的地址，那完全是偶然的，完全是上帝的奇妙的安排。我拾送一個空軍同志到這院裏來，卻看到你也被人拾送進來了。」

「是一個不幸……然而……我們都預料得到的……」

扶風慘然地點點頭，臉皺了起來。——

「你好了一點嗎？醫生說過你需要輸血嗎？」

乃德搖搖頭。「扶風」，她說：「人生算不了什麼，我已經走上了……梯子的頂級，我已經燃完了生命的火花……要是一生只有一杯……苦茶……的話，我已經喝乾了……只是……我很快活，扶風，我很快活……我覺得，我能夠……」她微笑着，「我能夠在最後的一刹那……愉快地……平安地簽署我底……生命的契約」。

「你要活下去，你一定能夠活下去的！」扶風拉起她的手來握着搖着。

「不……我的……梯子斷了……只要你記得我是怎樣斷的……我，我，我一點也不懊恨，相信我……扶風，相信你的忠實的朋友，她沒有懊恨就也不會有痛苦……上帝能在我告別世界的時候……差遣你來訣別……對於這最後的幸福……我是感謝的……滿足的……」。

扶風俯下頭去，沒有眼淚地抽泣着，他禁不住用自己焦灼的嘴唇去貼在她發燒的腮上；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不要頹喪……朋友……不要悲哭」。她掙扎着努力舉起手來，撫摸他的厚重的頭髮。

「不，你要活下去！我們一定醫得好你！」……

「啊，啊，啊！……火呀熱呀……」忽然，她發起熱來，呻吟着不斷要求水喝，甚至要求扶風把涼水洒在她的額上和胸膛上。水倒在肩胛骨的凹處，很快地就乾了，死亡的發熱燃燒着病人。

十一點鐘時，看護士走來問扶風可以退出去麼，但是乃德說：「讓他留在這裏吧，沒有多少時候了。」……

時間靜靜地過去，病房裏更慘淡了，似乎死神的羽翼已經觸着了他們。……突然她從昏睡中驚醒來問扶風道：「是不是亞夫來了？」

「沒有」。他驚愕地四顧周圍。

「他應該……今天來的」。

「你通知了他？」

「恰巧大前天，我有一封信……要他……上這兒來，我現在……有……說真話的完全勇氣了」。

「他還不會知道克文的確實消息嗎？」

「我……一向……太躊躇了，之前，我只想……模仿了……克文的筆跡，和他，他……，他家裏的人……通信……」。

走廊裏的時鐘輕輕地敲了幾下，風用了空虛的聲音打着窗板；扶風帶着無限的恐懼注意乃德的每一個呼吸的變化。夜是太長久的。護士長又來了，附在耳邊說道：「孫小姐，有一個姓余的先生方才來看你，但是他一知道我們正焦急着輸血給航空兵的事後，便慷慨地要求檢驗他的血液，湊巧他是難得有O型血液中的一個，他竟救活了一個垂危的空軍同志！但是這位先生太疲乏了，他在十

二號病房裏躺着休息。我不便對他說明你的真相，他臨睡時要求明天一早見你。但是——」說話的遲疑了一下，「但是你想立刻見他嗎，我可以去喚醒他的」。

乃德突然露着喜悅的眼裏，充滿了晶瑩的淚水，她凝視着前方，似乎她全靈魂裏的餘力，都聚集在這樣的凝視中了。

「他……輸血……了」？她囁囁地說。

「也湊巧他有O型的血」。

「很——好，他救活了一個……空軍同志……那不會錯的……他有……他應該有……他堂兄一樣的血液」！

「哦」。護士長莫明其妙地應承着。

「他……精神還……好嗎」？

「很好，兩三天的休息，就可以恢復健康了」。

「姐姐」，乃德轉過臉來望着護士長，「請你……好好的……照顧他……我今夜不想驚動他了……這一切……我都知道了……都太好了……姐姐，」她又要求道：「給我喝……喝一口口水，再請……把我的手提包……取過來」。

護士長擦着眼淚，給乃德喝過水送來了提包。……

「扶風，我的好……朋友……」乃德的目光落在提包上，「這裏有一封給亞夫弟的信，請你明天……交給他……一束他堂哥的頭髮和一块黑紗……此外……我不能再告訴他……再給他甚麼了。還有……我家裏的事情……怎樣通知……安慰……我母親……你是明白的……啊嚙！——肋膜被血衝破了……悶呀……呼吸……多麼……困難……」。

扶風從手提包裏檢出了乃偲的信，他隔着信封摸到了克文的頭髮，不禁打了一個冷戰。因此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件事，也從內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來。

「乃偲」，他顫抖着：「你，你，你瞧了這個要歡喜吧？」

「甚麼？……呀……你唸給……我聽……」

「錄取通知書」。

「那裏……的？」

「航空學校」。

「你……？」

「我——遵照了你的指示，親愛的乃偲同志！」

她的臉上開始發光了，浮出透明的紅暈。「你們……都長得這麼好……」，她力竭聲嘶地說：「你們……中國命運的……決定者……我，我還有什麼不歡喜呢……」。

聲音微弱了，只有焦黑的嘴唇還抖動着；不由自主地仰着的頭越來越向下垂去，在細小的處女的頸頸上，在她的血管中，跳完了最後一次的脈息；死神的羽翼走來，將掩上了她的眼睛。臉上的紅光隱退了，這是無處尋覓的落霞。……順着身體拋着的無生氣的手，重新被緊握到扶風火燙的手裏；他看見了她的手指甲——像成熟的黑李子，凝聚着異樣的粉藍色……。

在這世界上，沒有一種色彩能比這更美麗更使扶風永久戀念的了。

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82  
83 )